

她的花语是高贵

文 | 王俊艳

我是小学二年级从老家转到白老师班里的。第一堂课就是白老师的语文课。讲完课文，同学们都开始埋头写生字了，自顾自拿着小刀削铅笔的我忽然发现大家人手一支塑料笔，轻轻一摁就挤出黑色的笔芯，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叫自动铅笔。

就算在当时，这也算不上什么奢侈品，可是，让我气馁的是，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存在。一个见识短浅的人最害怕的大概就是被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。远远地看到白老师轻轻向这边走过来，我赶紧收起铅笔、小刀，低下头不去看她。她张了张嘴，但是终于没有当着全班同学说出让我买支自动铅笔的话。

我一直不确定，白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，但是我想，她也许会记得我造的句。她让我们用“一面……一面……”造句，结果我说“我的练习本一面写着语文，一面写着数学”。我不知道，城里孩子的练习本是只写一面的。多年后，当我能够轻松向朋友讲出这个笑话的时候，我知道，白老师在我心里播下的种子开花了，幸好她种下的是花，非刺。

那时候，学校每年都会有几次集体出行。到迎泽公园看菊花，到柳巷看电影，最远还到过牛驼寨、双塔寺、刘胡兰纪念馆扫墓。

在双塔寺，同学们围着白老师，这个说“老师你吃我的果丹皮吧”，那个说“老师，我带了巧克力”。白老师乐呵呵地摆摆手，“不吃不吃，老师有面包就够了！”我远远地躲在一边，一手握着兜里的煮

鸡蛋，一手使劲扯着水壶带。

“王俊艳，老师口渴了，能不能让老师喝口水？”这一次，白老师没有装作看不见，她远远地冲着我招手。我的小脑瓜大概还没反应过来，但人已经飞快地跑到了老师跟前。将自己蓝色的塑料水壶高高举起，满眼期待地看着白老师。白老师大口喝了好几口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喝到了最美的佳酿。同学们无比羡慕地看着我，那一刻，甚至连我自己都以为这水壶里装的根本不是水。

一株幼苗因为细心的呵护得以茁壮成长，当它足够强大，再大的风雨又能奈它何？可是，我竟然没有守护好白老师的花苗。

每年学校放寒假，教室里白老师精心培植的花苗照例要寄养在同学家里，家近的同学都争着领养，老师却把她最心爱的一盆交到了我的手里。

不知道是不是家里没有暖气的缘故，尽管我每天浇水，也挡不住花苗日渐消瘦。开学，我端着花盆往学校走，一边走，它皱巴巴的叶片一边往下落，一片片落在我的心上。我不知道要怎样向老师解释，只好悄悄地将它放在窗台的最边上，好几天我都不敢看老师的眼睛。

后来，我考入对面初中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白老师。多年后，同学在电话里说，白老师病了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那天，我寻遍花市找到了那种小盆栽，才知道如此朴实的花竟有一个霸气的名字“金枝玉叶”。如今，我在阳台上摆满了这种小花，心形的叶片丰硕饱满，紫色的茎遒劲有力。此花的花语是高贵。

未来。

有人说，青春是黑色的，它象征着青年失去关爱的痛苦，失去前途的无奈，失去知识和理智的叹息。

有人说，青春是天蓝色的。它象征着青年人宽大的胸怀，广阔的前途和发展空间。

谁说只有百花才能五彩缤纷，谁说只有彩虹才是五颜六色，我们的青春便拥有最动人的色彩。朋友，如果你想找到青春画卷里的幸福色彩，那就不要希望父母相传，不要希望朋友馈赠，更不要希望上天赐予。因为，画笔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！

青春的颜色

文 | 孙洋

人生之路上，人们总在苦苦地追寻幸福。蓦然回首，才发现青春原来是如此绚丽。

有人说，青春是火红色的。它象征着青年人奔放的热情，沸腾的生活，兴旺的事业。你看那脚手架上闪烁的火花，炼钢炉旁奔腾的铁流，天安门前涌动的红旗。

有人说，青春是翠绿色的。它象征着生命，孕育着希望，代表着



美丽风光 王振华 摄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

又是一年中秋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询问回不回去。其实答案就在彼此心中，她只是报了仅存的一丝期望罢了。

离乡已经十六个年头，创先两年回去过了两次中秋。后来各种借口，逐渐阻断了回乡的念头。

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一直以来都没勇气把笔尖与乡愁触及，更不敢轻易把墨水洒向故乡，因为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忘怀、承载着许多人故事的地方。它是人生的起点也是终点，是欢喜也是离散，是出发也是归宿。人生最难忘的日子，在这里激起波澜。

儿时的我，喜欢躺在妈妈臂弯，听她讲故事。夜晚，听着不远处稻田里，青蛙清脆的呱呱声，和院子里蛐蛐儿叫声入睡。此时月亮正透过窗帘缝隙，窥视着酣然入睡的我。

夏天，跟着大孩子们去河里摸鱼，傍晚踏着月光，浑身湿漉漉的，用罐头瓶端几条小鱼回来。

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爬到井边，喝几口清凉的井水，然后抢着帮母亲浇花、浇菜。浇灌用的井，是那种地下深井，上面是压杆式的。院子周边挖开一条很窄的小渠，用来浇灌菜畦。压杆儿井里流出的淅淅涓水，顺着小渠流进菜畦。我总是喜欢抢着帮妈妈浇菜，乐此不疲地重复着一上一下单调的动作。尽管个头刚比压杆儿高点，可动作却很老练。浇完一地的菜畦，我便托着腮帮，望着天空那轮明月，听母亲讲月宫里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我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看着隔壁小男孩，偷偷从大门匍匐进来，窜入菜园。月光如影，将他笼罩在一道白光中。他四下张望自觉安全，便

找准目标准备下手。此时我突然冲过去，将他逮个正着。月光下他的脸晶莹剔透，一双大眼睛直勾勾望着我，然后冲我吐舌头，做鬼脸。于是，矮他半头的我，也毫不示弱，踮起脚尖扯着他领口大喊：“抓小偷，抓小偷。”母亲出来后，将我拽着他领口的小手掰开，一脸严肃地告诉我：“娃儿不过是想摘几个柿子吃，别那么刻薄。”我不服气地反驳：“不是摘，是偷。”母亲微皱着眉：“小孩子家哪懂得个偷，以后不准说这个字。”我一脸无辜地看着母亲从园子里摘下几个红透了的柿子，递到男孩手里说：“以后想吃柿子告阿姨，阿姨帮你挑最甜的。”

男孩捧着母亲给他的柿子，踏着月光跑出大门，当时的我满心不解，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纵容一个“小偷”。若干年后，我懂了。

秋天，跟着隔壁大哥哥去山里采酸枣，走不动的时候，大哥哥一声狼来了，大家撒了欢儿地往家跑。此时头顶的明月，也会调皮地跟着我们跑。

冬天月亮升起，便会听到屋后那声：“集合了！”饭也顾不得吃完，就飞奔到巷子里，跟伙伴们捉迷藏。月亮在我们的引诱下，也变得活泼起来，跟着我们东躲西藏。

中秋夜，母亲会把一个擦得透亮的小方桌，摆在院子中央。上面摆一个大茶盘，里面放着月饼和各色水果。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果，在月光映衬下越发光鲜诱人。

月是故乡明

文 | 安小花

母亲说拜完月亮才可以吃，我便痴痴地坐在小桌旁，抬起头，努力睁大眼睛盯着月亮看。它时而挂在梧桐树梢，时而落在屋脊瓦片，有时还会躲起来，与我捉迷藏。它总是变换姿势，露出各种表情诱惑我。

可终究我没亲眼看见，嫦娥抱着玉兔，从天而降享受这顿丰盛晚宴。但我看见那棵月桂树，以孤独的姿态耸立在那轮圆月中。我想旁边那个黑色的小点，定是嫦娥。没错，一定是。

离乡十几年来，我再没有祭拜过月亮，也再没吃到那么香甜的月饼和水果。可故乡那轮明月，却总在我脑海里闪耀。它从枝头一点一点升起，慢慢爬上天空，如一面镜子洒向大地，村庄顷刻间被染成一幅动人的水墨画。如一股暖流，在心中不断生根、发芽、狂长……

记不清从何时起，我习惯躲在季节深处，拨开记忆的屏障，静静地思念故乡。思念夜空中那轮明月；思念暮色中那间老房；思念清晨的袅袅炊烟；思念麦垛里捉迷藏的小伙伴；思念蹲在巷口欢声笑语的乡亲们。这些烙在记忆深处的人和事，景和物都将成为我一生割舍不掉的魂牵梦系，生生不息在我血脉里涌动。

故乡，不只是儿时的一个影子，不只是舌尖上一句母语和姓氏。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；是烙在记忆深处的面孔；是身体里流动的血液。每每忆起依旧暖心暖肺。

母亲说拜完月亮才可以吃，我便痴痴地坐在小桌旁，抬起头，努力睁大眼睛盯着月亮看。它时而挂在梧桐树梢，时而落在屋脊瓦片，有时还会躲起来，与我捉迷藏。它总是变换姿势，露出各种表情诱惑我。

可终究我没亲眼看见，嫦娥抱着玉兔，从天而降享受这顿丰盛晚宴。但我看见那棵月桂树，以孤独的姿态耸立在那轮圆月中。我想旁边那个黑色的小点，定是嫦娥。没错，一定是。

离乡十几年来，我再没有祭拜过月亮，也再没吃到那么香甜的月饼和水果。可故乡那轮明月，却总在我脑海里闪耀。它从枝头一点一点升起，慢慢爬上天空，如一面镜子洒向大地，村庄顷刻间被染成一幅动人的水墨画。如一股暖流，在心中不断生根、发芽、狂长……

记不清从何时起，我习惯躲在季节深处，拨开记忆的屏障，静静地思念故乡。思念夜空中那轮明月；思念暮色中那间老房；思念清晨的袅袅炊烟；思念麦垛里捉迷藏的小伙伴；思念蹲在巷口欢声笑语的乡亲们。这些烙在记忆深处的人和事，景和物都将成为我一生割舍不掉的魂牵梦系，生生不息在我血脉里涌动。

故乡，不只是儿时的一个影子，不只是舌尖上一句母语和姓氏。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；是烙在记忆深处的面孔；是身体里流动的血液。每每忆起依旧暖心暖肺。